

汉语汉字中的库藏聚变：从语音文字到词汇语法

刘丹青

深圳大学

语言中的库藏聚变(inventory fusion)是跟库藏裂变(inventory fission; 刘丹青2017, 2019)相反的语言演变过程,指原来在语言库藏中分属不同单位的成分在某些原因驱动下逐渐趋同,直至被母语人识解为完全同一或同类的库藏成分。库藏裂变和库藏聚变都属于语言心理现象,库藏聚变就是使得母语人将来源不同的成分视为同一个或同一类成分,在心理库藏中作为同一成分被储藏和调用。裂变聚变现象最终都能通过心理的或神经的实验来测试确定。前文已讨论过由库藏裂变形成的新成分同时与其他成分发生聚变的情况,本文则将正面讨论发生在汉语及汉字各个层级中的库藏聚变现象,涉及语音和音系层面、汉字层面、词汇层面、形态层面、虚词层面和句法层面,其中有些层面的库藏聚变在文献中有所涉及,以“合并”的概念来关注,如语音音系和汉字,其他层面的聚变还很少涉及。本文通过系统检视汉语汉字的库藏聚变现象,展示库藏聚变是语言文字系统中的常见动态演变现象,是我们全面认识语言本质特征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汉语汉字的很多现象与库藏聚变有关。

库藏裂变是一源多流,库藏聚变则是多源一流。两者总体尚呈相反之态。其中语音、词汇、文字单位是实体性单位,有语音或文字形式为载体;语法则规则的集合,其中虚词和形态也有一定的实体性,以语音形式为载体,而语法规则及由语言单位根据语法规则构成的句法结构,则是一种抽象物,缺乏实体性,探讨起来更加复杂。吕叔湘(1962)将朱德熙讨论的助词“的”的多分问题拓展到“语言单位的同一性问题”,实际已论及语法库藏的共时分合问题,而库藏裂变聚变则是历时分合问题,本质上是同一性的逆转——由同一到非同一(裂变)或由非同一到同一(聚变)。

语音音系单位的库藏聚变,可举汉语音韵学早已观察到的大量音系单位合并的现象。例如中古到近现代汉语的全浊声母平送仄不送、咸摄山摄合并、全浊上声归去声、入派三声等音变。音系库藏聚变涉及几种情况:A和B两种音合并后音值为A,B音消失;A和B两种音合并,A和B成为同一个音位的不同变体;A和B两种音合并,语音上采用A和B之间的C,也不完全排除A和C,因为都不构成对立。音系库藏聚变也会影响语素层面。所谓一个音的“辖

字”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音节表达哪些语素的问题。音位对立的中和必然导致音节辖字的变化，即原来不同音的语素变成同音语素。

文字的库藏聚变，在文字学界已有丰富的实例分析，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专章“文字的分化和合并”实际就分析了大量汉字库藏裂变和聚变的现象。汉字的库藏聚变，也发生在不同的层次上。有构件的聚变，如“泉”字由独体象形字重新分析为上下合体字，构件上分别与“白”和“水”库藏聚变。整字聚变如“折”表折断，“摺”表折叠，两个字古音并不相同，但后来同音后被合并为“折”，这是人为干预造成的聚变。

词汇及语素的库藏聚变，学界关注得很少。国外结构主义大家索绪尔和布龙菲尔德都在各自的普通语言学名著中关注到了词汇聚变的实例。汉语中也能找到词汇聚变之例。如现代汉语存在否定词“没”实际来自古汉语“无”（潘悟云2002），另一方面，古汉语的沉没义动词“没”发生了与“无”的白读音合并，而沉没义自然引申出消失义，与“无”的存在否定定义合并，现代汉语的“没”同时继承了古汉语“无”和沉没义的“没”（参考徐时仪2013）。现代汉语多义动词“着”的某些读音和语义和“招”发生了库藏聚变，有些写作“招”的义项实际上是“着”和“招”聚变的产物。现在通行的“师傅”，早期白话中主要是“师父”，现在的写法与“太傅少傅”的“傅”有关，浊声母的清化导致了“父”“傅”同音，促成了库藏聚变；但在吴语中，写的是“师傅”，实际仍念“师父”，有清浊之别，聚变尚未完成。

语法库藏聚变在具有实体性的形态和虚词上表现得比较明显。在形态方面，汉语口语的“儿化”至少有三个来源，小称的后缀“儿”（花儿、盖儿），方位后附成分“里”（这儿、哪儿）、时间语素“日”（今儿、明儿）。当代人的语感已经视为同一个儿化现象，实现了库藏聚变。汉语的重叠形态，既有天生作为重叠手段的原生重叠现象，也有由其他结构演变为重叠的次生重叠现象，如来自动量补语式的动词重叠式“VV”和方言中来自正反问的VV疑问式（刘丹青2014），次生重叠在共时平面已经被当做重叠手段，实现了和原生重叠手段的库藏聚变。

虚词的库藏聚变也可以举“着”为例。很多南方方言以“着”为被动标记，来自遭受义的“着”，但是也有些方言的这类标记被记作“遭”，而且两者在近代汉语中都有遭受义及被动被动用法，且两者在很多南方方言中读音相同或相近，可以认为至少部分方言中，被动标记是“着”和“遭”库藏聚变的产物，难以简单地归为单从“着”来或单从“遭”来。

句法结构的库藏聚变表现得更加隐性，需要通过句法分析来发掘。某些古代汉语的兼语式由于第二个谓语可以是名词谓语（表语），系动词可省，结果形成了 VO₁O₂ 的结构（封之（为）执圭），最终与双宾语发生库藏聚变（选他队长）。再如在汉语量词发展早期，非个体量词和个体量词有不同的句法表现，后者不能用在名词前。后来两者句法行为趋同，最终在汉语中被识解为同一个词类，形成富有汉语特色的量词词类。汉语的所谓补语，原来也包含了众多很不同质的句法成分，有些是 SVO 语言里很正常的后置状语，有些有次级谓语属性，有些来自连动式，但是在汉语语法发展史上，它们也浮现出了一些共同的句法语义属性，例如受动后限止制约、表示结果性状态或焦点信息等，最终被汉语人识解为同一种句法成分，命名为补语。在抽象意义上带有库藏聚变的属性。

参考文献选录

刘丹青 2015《语言库藏的裂变：吴语“许”的音义语法分化》，《语言学论丛》第 51 辑，商务印书馆。

刘丹青 2017《汉语动补式和连动式的库藏裂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刘丹青 2020《汉语中的库藏裂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5 期。

吕叔湘 1962《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中国语文》第 11 期。